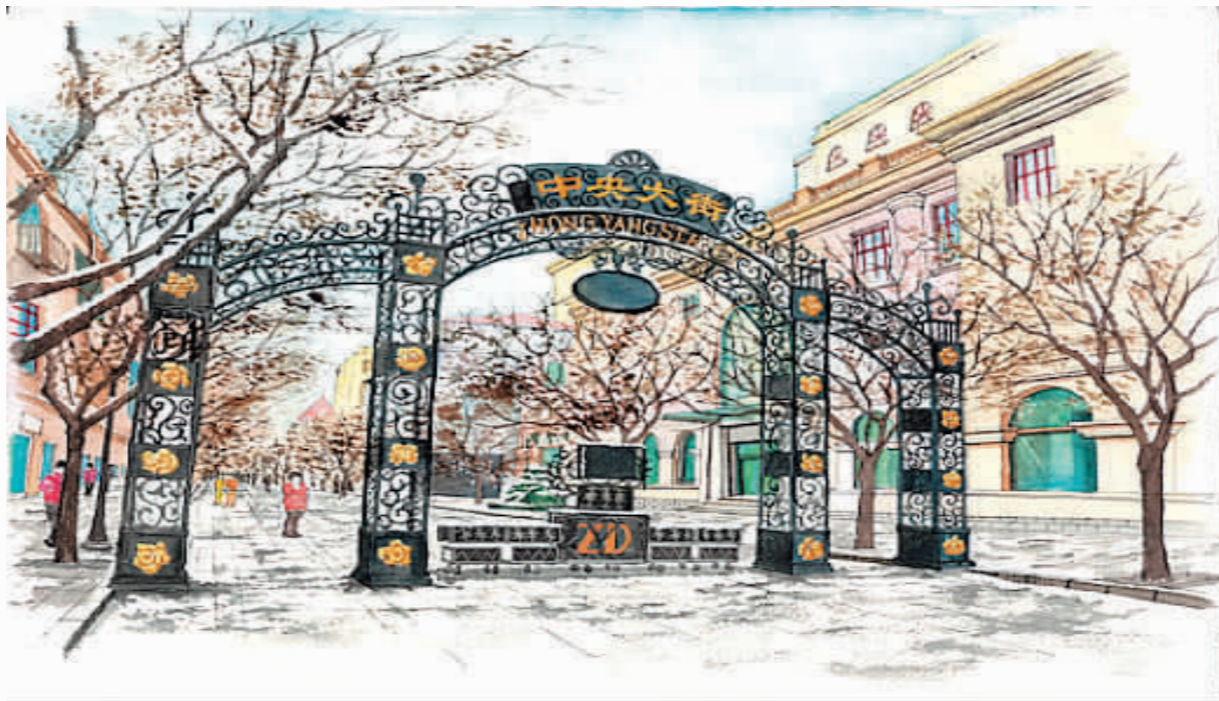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上最长的T台

□蒋巍



只要乐曲响起,没有谁能拒绝哈尔滨的风花雪月。

不必选择哪个夜晚,而是所有的夜晚。当浩瀚银河壮丽地倾泻进这座浪漫之城,哈尔滨就像白雪公主,从童话中一跃而出。那是一朵雪花的怒放,一朵浪花的怒放,一簇紫丁香般的怒放,一曲欢乐颂的怒放……

哈尔滨不需要时尚,因为她就是时尚。这里的孩子们先学会了歌唱和舞蹈,然后才学会了走路和奔跑。

这里的少年坐在飞驰而下的雪地爬犁上,尖叫也成了冬天的欢笑。

这里的欧式建筑栉比相连,尖顶高耸,门高窗宽,沿街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,那叫一个绚丽纷呈。

说不清多少次回到家乡哈尔滨了,每一次都是亲切的陌生。欣欣然踏上中央大街,目光所及,仿佛一节抽屉从时光深处拉了出来。小时挂在脖子上的钥匙串,还有口琴、铜哨、冰球、红色证书等等,都是我装在抽屉里的快乐。比如那个冰球,是我在哈三中参加冰球队,一举夺得全市中学生冠军的纪念。那本红色证书,是我在全校国庆征文中获得三等奖的证明。这个荣誉给我的“打击”很大,当时我倒抽了一口凉气,到现在肚囊里还凉飕飕的。

这里的黑土地肥得流油,插根筷子都发芽。这片沃土人杰地灵,怀珠抱玉。多年前网上有过“民谣”,都称哈尔滨姑娘最美。只要上了街或出现在公共场合,她们一定把自己打扮得赏心悦目,如花似玉。也因此,她们敢爱敢恨敢“臭美”,总让天下男人找不着北!她们的零食很多时装更多,今天玫瑰红,明天杏花黄,端的是昨夜东风花千树,看谁上街能“惹祸”!

哈尔滨男人天生就“虎”,重交情,讲义气。说话当真的,喝酒吼吼的,为人处事敞敞亮亮的。在哪儿摔倒了就在哪儿睡一觉,第二天从头再来。他们不在乎钱也不在乎命,认准的道理死不回头,认定的事情一往无前。他们特别喜欢见义勇为,愿意当英雄

好汉,但凡路遇不平就挺身而出,吼一声“你想咋的?找削啊!”

哈尔滨人天性幽默,有话不好好说。即使领导批评人,也是先把你逗哭,再把你逗乐,让你一辈子感恩戴德。

哈尔滨人天生好玩,夏天游泳,冬天滑冰,下班打球,有闲工夫就“上江沿儿”。但有一个现象让外地人瞧着很纳闷,那么多市民溜达到江边,人挨人往台阶上一坐,谁也不理谁,就是默默瞅着松花江发呆。这到底为啥呀?看久了,外地人才知道自己也发呆。当然,也有很多人或年轻情侣喜欢去公园或太阳岛,草坪上铺一块塑料布,面包、烧鸡、红肠一摆,大杯啤酒一喝,地球上的事情就和他们没啥关系了。

哈尔滨人天生喜欢艺术。因此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极为浓厚,酷爱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舞蹈、表演的青少年特别多。走在街

上,常见背着乐器匣子或画夹的学生从身边经过,女孩一脸傲娇,男孩一脸高冷。全国各文艺团体如果没几个哈尔滨招去的帅哥倩女,其水平一定有待提高。

这些气质秉性,决定了哈尔滨人天生就是个爽,为人做事贼热情、贼敞亮、贼大气,从不算计别人也不算自己。因此,哈尔滨男人一向性情刚烈,点火就着,敢说敢闯,再难的事情也是小菜一碟;女人则绵里藏针,柔中有刚,懂得吃小亏就是占大便宜,总能化为一江春水向东流——反正都是惹不起的货。

在我看来,全国各大城市没有一个像哈尔滨这样,是在琴弦上长大的。只要你走上中央大街,就意味着走过历史的五线谱。只要你走过一块块圆滑的长方街石,脚步就会化成一串串回响的音符。到了中央大街,一朵雨花或雪花就会照亮一个姑娘。她们回头一笑百媚生,吸引了所有目光却又

目中无人。她们知道,她们就是光芒,这座城市的星光。在中央大街走上一遭,她们就等于当了一回模特,手机里的留影全是“九曲十八弯”的千姿百态。

于是,哈尔滨成了地球上另一个“好望角”。于是,1400多米长的中央大街,成了世界上最长的T台,每天都上演着来自五洲四海的时装秀。

于是,每天那些纤巧的高跟鞋响过一排排整齐的街石,中央大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钢琴。

于是,在月光如水的夏夜,由百年老店马迭尔宾馆举办的“阳台音乐会”,让欧美大陆的艺术界闻风而至,让中央大街人山人海,时而凝神静听,时而欢声雷动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授予哈尔滨亚洲第一个“音乐之城”的美誉,他们肯定被中央大街的旋律感染过。

正是百年哈尔滨,开拓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史的许多“第一次”:第一次听到交响乐,第一次看到芭蕾舞,第一次读到俄文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,第一次在俄国贵族的沙龙中听到犹太诗人忧伤的歌唱,第一次在马迭尔旅社老板的客厅,看到毕加索惊世骇俗的画作——女性裸体被画成七扭八歪的管子,第一次听说拿破仑那头狮子把中国称为不可惊醒的“睡狮”……

这个夏夜,我再次漫步在中央大街上,成群结队的外国游人望不到头。很多是老少三代全家游,更多的是年轻情侣携手游。灯光中,每个酒吧都传出轻柔的旋律,每块街石都闪烁着绚丽的光彩,每扇橱窗都显示着独特的风格。我清晰地记得,1997年,哈尔滨市率先把中央大街改造成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,并在多个街口设立了各具风采的艺术雕塑。时任哈尔滨文联主席的我参与了这项决策。这是哈尔滨的首创,此后全国各个城市争相仿效,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步行街。中央大街从此成为哈尔滨的“金手指”,大厦林立,商号云集,游人如潮,时装靓丽。无论年轻人还是白发人,无论是怎样的肤色和怎样的言语,在这里,全是携手相伴的欢乐和爱在行走。

世界,在这里欢聚一堂了。这就是我的家乡哈尔滨。丰姿绰约,风情万种,一座富有艺术情调的城市。

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
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
曾任《新晚报》副主编、哈尔滨市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《文艺报》副社长

名家写名城

防洪纪念塔:历史的坐标

□武红军



哈尔滨有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,无论是俄罗斯风格的,还是传统的中国建筑,谁也无法与傲立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塔相媲美。

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终点广场上的防洪纪念塔,是属于哈尔滨的独特地标式建筑,她是哈尔滨开埠以来最年轻的一类保护建筑,她见证了哈尔滨近几十年风雨雷电的发展变化,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哈尔滨迅猛发展的心路历程。

抗击大洪水的丰碑

我喜欢漫步美丽的松花江岸边,寻觅历史的遗存。松花江是哈尔滨人的骄傲,江面帆影点点,江畔游人如织,她妩媚多姿的风光引起了世人的关注,并且让哈尔滨有了别致的灵气。

1932年8月,哈尔滨爆发了开埠以来第一次洪水,最高水位119.72米。当时的原东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惠景听信了巫师点卦,让人抬着牛、羊、猪三牲之首在埠头区(今道里区)江岸边祭祀,祈求洪水回落。结果耽搁了时间,被汹涌的洪水冲毁大堤,狂暴的洪水从傅家甸(今道外区)决堤口涌入,淹没了大片的楼房,市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,淹毙和因贫困而死亡的人无数。

解放后的1957年,松花江上游连降暴

雨,爆发了百年不遇特大洪水,最高水位达120.30米。野马脱缰似的大洪水超历史记录,如果决堤,全城将淹没在洪水中,重演1932年那场大洪水的悲剧。新中国决不能发生决堤事件,全市军民被动员起来,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,各路抗洪大军浩浩荡荡赶到江堤,到处是红旗,到处是宣传标语,大家齐心协力,用原始的人拉肩扛运石挑土,甚至用胸膛堵住咆哮的洪水;为了保护当时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哈尔滨,全民总动员,哪儿险情大,全市军民就冲向哪里,昼夜不停地奋战抗洪,硬是以众志成城的气概战胜了这场大洪水。

艺术感十足的长廊

战胜了这场特大洪水后,省、市政府决定建一座防洪纪念塔,永远记住这场大洪水。征集令发出后,收到了几百份设计方案,经过专家论证,由前苏联设计师巴吉斯·兹那列夫和哈工大第二代建筑师李光耀共同设计的方案被选上了,塔址由时任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拍板确定。塔的东侧浮雕墙背面加上了“塔镇江天”4个大字,书法家题写了这4个字后,临时刻在胶合板上。西侧浮雕墙背面也安放一块胶合板,上面记述了建塔经过。经过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淋,木板都已腐朽了。1990年,市政府重新修改了碑文,并将其雕刻在大理石板

上,成为永久性建塔碑文,取代了“塔镇江天”4个大字。

防洪纪念塔以独特的艺术形象屹立在那里,成为了地标式建筑,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,印证了那个年代的激情,让人们感知其艺术的魅力。每当盛夏时节,防洪纪念塔成为游人观江的最好去处。徜徉于防洪纪念塔前,仿佛沉醉在历史回音壁前,感受到来自那个时代的足音。

市民喜欢这座纪念塔,因为这是哈尔滨人心中的坐标,让身经抗汛抢险的人们引以自豪,让后人牢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件。防洪纪念塔由圆柱体的塔身和附属的半圆形回廊组成,塔高22.5米,塔基是用坚硬的花岗石砌成,意味着堤防牢固、坚不可摧;塔基前的喷泉,象征勇敢智慧的哈尔滨人民把惊涛骇浪驯服在脚下,成为兴利除患、造福人民的幸福之水。这条美丽且充满热情的大江,孕育了这座城市,装点了一座城市。这座纪念塔的设计颇具匠心:古罗马式回廊高7米,环连着20根圆柱,上端有环带连接,组成了长达35米的半圆式回廊,象征着哈尔滨人民的力量坚不可摧,牢固的堤防坚如磐石。

塔身以浮雕方式描绘了当年战胜洪水的生动情节,每幅浮雕画面都很有寓意,让人激动。正是这些可敬的人们,舍生忘死,拯救了哈尔滨,让这座城市与民众度过大洪水的危急时刻。塔的顶部是由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形象组成的浮雕,他们面对狂暴的特大洪水,奋勇当先、毫无惧色,用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了洪水,他们是哈尔滨市民心中永远的英雄。

有时候,建筑物的伟大,不在于其高大,也不在于其巍峨,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,造就了她自身的伟岸。1998年夏,哈尔滨发生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,最高水位竟然达到120.89米。在危及到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之际,哈尔滨军民团结奋战,为了城市的安全,坚强奋战了十几

天,加固堤坝,排除险情,终于战胜了洪水,保卫了家园。在与洪水的大决战中迸发出的那种英雄主义精神,也是哈尔滨人敢与天地争先的精神,更加体现出了防洪纪念塔的历史坐标意义。

美不胜收的景点

进入新世纪以来,松花江畔“一江、一塔、一街”三大景观已经融为一体。现在,松花江堤已经修成延伸上百里的江畔公园,沿江垂柳依依,游人如织,人们乐在景中,不再担心洪水肆虐了,江畔成为哈尔滨人向往的胜地,“上江沿儿啊”也成了哈尔滨人的一种“信仰”。江水浩渺,彩色游船来来往往,岸边垂钓者和游人让松花江愈加显得妩媚动人。巍然屹立的防洪纪念塔前,有了宽绰的广场,便有了游人,有了美不胜收的韵味,也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休憩场地。防洪纪念塔前的水池里安装了一组大型音乐声控喷泉,白天的时候,绿荫婆娑,江风徐徐,音乐声控喷泉吐出美妙的水帘,显得妩媚动人;夜晚时喷泉彩灯变幻,音乐旋律下,人们轻歌曼舞,游人如醉,松花江水映衬着这座雄伟的防洪纪念塔,与美丽的太阳岛构成了一道驰名于世的壮丽景观,给哈尔滨增添了宝贵的人文资源。人们流连忘返于防洪纪念塔广场前,或拍照留念或徘徊散步,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,也赋予了人们更

多的幸福感。

防洪纪念塔广场不仅是旅游观光地,也成了各种政治、文化活动的首选之地。亲朋好友相聚,要在这里留影纪念;情侣婚庆,也要请高高的纪念塔为他们的爱情作证;老战友、老朋友聚会,这里更是最需要光顾的地方。

夕阳西下之际,我见到一群鸽子掠过天空,鸣哨悠扬响起,一片安详宁静。此时,江面波光粼粼,微风习习,船只如梭,游人们享受着夏日的美好。林荫道旁,还有各种露天演出、群众文艺活动,为这里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如今,在城市繁华的高楼大厦面前,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防洪纪念塔似乎已不复往昔的高大与雄壮,已略显古老、矮小。但她是哈尔滨人民抵御特大洪水的丰碑,她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与变迁。她那巍巍矗立的塔身和优美的回廊式建筑,是每个哈尔滨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美景,进入过无数离乡的游子思乡梦,成为哈尔滨的历史坐标,并将永载史册。

作者 | 哈尔滨市直机关干部